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三十四

白馬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三

釋僧燦

燦徐州人高齊時自白衣謁二祖慧可祝髮傳衣是爲二祖終于隋

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自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豈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遺有沒有從空皆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臾反照勝卻前空前空轉變皆由

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  
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隨境滅境遂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  
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豈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  
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  
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疏親欲取一乘  
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  
有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  
斟酌夢幻虛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眼若不寐諸夢自  
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元兀爾忘緣萬緣齊觀復歸自然  
泯其所已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究  
竟窮及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  
不畱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誠智難測真如法

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意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似一切卽一但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歷代佛祖通載

那連提黎邪舍

那連提黎邪舍北天竺烏菟國人高齊時至鄴歷周入隋終西

京大興善寺

法勝阿毗曇心論序

今欲解釋阿毗曇心利益弟子故問曰不須解釋所目者何古昔論師已釋阿毗曇心利益弟子故不須釋答曰不然應須解釋所目者何古昔論師雖釋阿毗曇心太廣太略彼未學者迷惑煩勞無由能取我今離于廣略但先顯修多羅自性是故須釋問曰何

故釋毗曇心利益弟子邪。答曰：彼中已說不顛倒法相，釋不顛倒法相，令彼覺悟真實，是故離諸過惡，生諸功德，得勇猛第一義利。問曰：若如是者，隨意解釋。答曰：我當解釋。但諸師造論，曰：吉爲初一切吉中，三寶最勝，是故本師爲顯三寶少分功德，故于論初先說此偈。

釋跋承五

釋寶貴

寶貴周時住中興寺，師事道安。入隋在大興善寺。

新合金光明經序

曇無讖法師稱金光明經篇品闕漏，每尋文揣義，謂此說有微而  
離校無指，永懷痛寐。梁武皇帝愍三趣之輪回，悼四生之漂沒，汎  
寶舟以救溺，秉慧炬以照迷。大同年中，敕遣直後張汜等送扶南  
獻使反國，仍請名僧及大乘諸雜華經等。彼國乃屈西天竺優禪  
尼國三藏法師波羅未陀，梁言真諦，竝齋經論，恭膺帝旨。法師游

歷諸國故在扶南風神爽悟悠然自遠羣藏淵部罔不研究太  
清元年始自京邑引見殿內武皇躬伸頂禮于寶雲殿供養欲翻  
經論寇羯憑陵大法斯舛國難夷謐沙門僧隱始得諮稟法師譯  
經經日果闕三身分別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等四品  
全別成爲七卷今新來經二百六十部內其間復有銀主陀羅尼  
品及囑累品更請烟多三藏出沙門彥琮重覆校勘故貴今合分  
爲八卷品部究足始自乎斯文號經王義稱深妙願言幽顯頂戴  
護持釋藏大唐  
內典錄

釋智永

智永俗姓王會稽人本名法極晉右軍將軍羲之七世孫陳時  
住吳興永欣寺入隋住長安西明寺

與某人書

承足下還來已久子欲參慰爲染患不能得往問眷仰情懷豈此

委具一兩日少可尋冀言展若因行李願存故舊今遇賢弟還得  
數張紙勞動幸不怪耳謹代申不具釋智永唐化關帖七在右  
軍書中今改正

猷歲將終青陽應節和風動物麗景光輝翠柳舒條紅桃結綬想  
弟優游勝地縱賞佳賓酌桂醕旨申心玩琴書而寫志無令披聚  
敘會何期謹遣一介希還數字陸友仁說  
北雜志

書右軍樂毅論後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摸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  
陳天嘉中人得曰獻文帝帝賜始與王王作牧境中即目見示  
吾昔聞其妙今觀其真閱阮良久匪朝伊夕始與薨後仍屬廢帝  
廢帝既沒仍屬餘杭公主公主曰帝王所重恆加寶愛陳世諸王  
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兩載方得此書留意  
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唯黃治定然後用筆  
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師箴等筆力鮮麗紙墨精新斯言得

之矣釋智永記張懷瓘法書要錄

釋智果

智果會稽剡人住吳興永欣寺受書法于智永入隋住東都慧日寺

太子東巡頌序

智果振衣出俗慕道游梁感昔日之提獎喜今晨之嘉慶續高僧傳世一

心成頌

迴展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開開開合隔仰隔覆迴互畱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疏當補續分若抵背合如對目孤單必大重竝仍促目側映斜目斜附曲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宋蘇霖書法鈎玄案此頌有注稱鍾王也故單錄正文

釋真觀



真觀字聖達，俗姓范，吳郡錢唐人也。陳時任泉亭，光顯寺人。隋住靈隱山天竺寺，大業中卒。

愁賦

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難得覩縷，試舉宏綱，或稱憂憤，或號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爾其愁之爲狀也，言非物而有物，謂無像而有像，雖則小而爲大，亦自陝而成廣，譬山嶽之穹隆，類滄溟之混養，或起或伏，時來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同羅網，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上，爾乃過違道理，殊乖法度，不遣換而帆來，未相畱而愜住，雖割截而不斷，乃驅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其能奪人精爽，罷人歡趣，減人容顏，損人心慮，至如荆柯易水，蘇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叔辭鄉，且如馬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之詠山梁，仲文之撫庭樹，竝怆愴于曾府，俱讚揚于心路，是曰虞卿愁，而著書，東晉憑而作賦，又

如蕩子從戎，倡婦聞空。悠悠塞北，杳杳江東。山川既阻，夢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欲黛，淚臉銷紅。莫不感悲枕席，結怨房櫳。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識唐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既盡于晉陽，水復乾于疏勒。

續高僧傳二十一

夢賦

昨夜眠中，意識潛通。類莊生之觀蝴蝶，如孔子之見周公。雖夢想之虛僞，亦心事而冥同。爾乃見一奇賓，傲岸驚人。無名無姓，如鬼如神。姿容閒雅，服翫光新。入門高揖，詣席誇陳。余乃問曰：夫邪不干正，惡無亂善。清濁異流，升沈各踐。吾身披法鑑，心遊妙典。六賊稍降，四蛇方遣。大乘已駕，小魔宜翦。君是何人，欲來何辨。客乃對曰：久承名行，未遑修敬。常深注仰，每軫翹詠。忽覩光儀，良有嘉慶。欲伸諮請，願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擲。倏紅電之驚天，迅白駒之過隙。豈不及年時之壯美，取生平之歡適。或走名驥于長阡。

或駕飛輪于廣陌，坐西園而召友，傲南齋而對客，出野外而操琴，入閨中而撫石，或復合樽促坐，傳觴舉白，重之呂笑歌，伸之呂爇炙，至如學富門昌，德重名揚，江東獨步，日下無雙，心爲義窟，身是智囊，貂金仕漢，佩玉遊梁，高車駟馬，桂戶蘭房，列燕姬而滿側，滌秦女而盈堂，聞弦管之寥亮，聽絲竹之鏗鏘，何則！一生之快樂，亦千載而流芳，豈能栖栖獨處，傷無笑語，剃髮除鬚，違親背主，形容憔悴，衣衫藍縷，既闕田園，復無商估，等碎縉之百結，似破襖之千補，至如玉露朝團，金風夜來，老冉冉而行，至歲忽忽而將闌，牀空帳冷，覆薄眠單，絕子孫于後胤，罷賓從之來歡，欲呂斯而爲道，亦得道之量難，余乃聽然含笑，略陳心要，徐而荅曰：省來說之，矯張遂引誘于邪方，欲呂井蛙共海鯉而論大，燿火與日月而爭光，無異鶴鴛之比鵬翼，培塿之正崑崗，爾既昏惜于生死，亦耽染于元黃，唯知酣酒嗜慾，峻宇彫牆，豈識多財之被害，盛信懷璧而爲殃。

佳味爽口美食爛腸貪淫致患渴愛成狂人生易盡物理無常朝  
歌暮哭向在今亡欣歡暫有憂畏延長且世閒紛攘竟無閒賞五  
苦競來百憂爭往妻子翻爲桎梏親愛更如羅網私里恆與曠  
公事徒勞鞅掌榮華有同水沫富貴實如山響然自沈淪倒惑恆  
懷礪毒不孝不慈無道無德胸襟慷慨心腑說賊自大橋奢志能  
苛剋詎識仁義誰論典則無趣損傷非理貪慝見利爭往臨財苟  
得失位失名亡家亡國命繩濫斷身城倒匄業繫其頭鬼穿其肋  
冰池向踐火山方冒忍痛自知銜悲誰告爾乃刀林擁篲劍樹峩  
峩鎗飛猛礮鏖涌驚波稜屑鐵網碌碌灰河頭逢鋸解骨被磨磨  
舉身星散合體滂沱凡諸苦難次第經過一朝鍾此萬恨如何若  
夫正法宏深妙理難尋非生非滅非色非心浩如滄海鬱似鄧林  
隨機卽赴逐感便臨內宣萬德外啓八音威降醉象影攝鷲禽形  
如滿月色似融金遂合尼健脫屣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爲道也

則蕭散優游無欲無求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但無瑕之璧如不繫  
之舟。聲樂不能動軒冕。不能雷無爲無欲。何懼何憂。戒忍雙習。禪  
慧兼修。天人師範。豪庶依投。若夫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則道  
業踰高。益之則學功踰遠。故形將俗人而永隔。心與世人而懸反。  
所服唯是三衣。所餐未嘗載飯。從師則千里命駕。慕法則六時精  
懇。濯慮于八解之池。怡神于七淨之苑。至如道安道昱。慧遠慧持。  
赤鬚法主。青眼律師。宏經辨論。講易談詩。聞神悅耳。析滯祛疑。並  
皆揚名後代。擅步當時。或與秦王而共輦。乍將晉帝而同輿。遂使  
桓元再拜而弗服。紉超于斛而不辭。爾乃行己曰正。方享餘慶。四  
梵爭邀。六天俱聘。封畿顯敞。故國吐華。淨寶樹瓊枝。金蓮玉柄。風  
含梵響。泉流雅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香紛馥。名花交映。近感  
樂身。遠招常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靈智既湛。種覺斯盈。寂  
寥虛豁。皎潔澄清。非起非作。無造無營。法眼不闕其色。天耳不聽

其聲惡言不能加毀美譽無日爲榮質非質礙之質名非名相之名水火衝天而不懼雷霆震地而不驚雙林現滅而不滅王宮示生而不生既窮天下之至妙誰敢與之抗衡于是前來君子聞斯語已合掌曲躬歛眉彈指魂飛氣懾神萎志否踖踖無顏遂巡驚起自陳孤陋未知賊否追用感傷實懷慚恥今日奉教祇從一命矣

廣弘明集三十七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偈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于將類十地高人秉元文于已絕能使岷山遺迹無虧冥坐之風祇樹餘畱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絙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者並令損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下莫非王臣正當僣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生徒一何爲盛雖

復市朝亟改風化頓移慧炬常明戒香恆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  
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坐法師流芳聲  
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  
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鬚黃  
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豎汪汪道望  
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額鞞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  
法正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  
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  
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目不繼名籍爲  
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  
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采聽隨處  
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靈  
容纖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

聖凡濫躐，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剪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溘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繼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目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竝翻繡，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空舍焉，若八陳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鈞之力，則竝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尙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情，羸便同孟詵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陳，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



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曰普使收其賦斂，但浮游之屬，萍汎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旣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斂襟則護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尙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已爲藥，寧識紫丸服糞，婦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而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糶糧，莫寄伏惟皇朝御厯，齊聖欽明，繼踵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齋，敷宏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慙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叟，許嚴君之高尙，愚謂絰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恆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歲老之屬，貧病之流，幸

于編戶無所堪用。竝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于是寺斷流俗之僧，眾無備槽之客。六時翹請，常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欣懽，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旒，邊荒入附，無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其樂矣，實可欣哉。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領軍擅越，外則探蹟典墳，內則鈎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畱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采，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俱翦，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恆岱已齊，高擁護之功，侶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惘增悚惕。

釋誠性九廣弘明集二十七

因緣無性後論

并序

泉亭令德有朱三讓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

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與有性之執，或是不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自祛彼執。雖復辭無足采，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于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于焉莫究。而希元君子，互聘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盛辯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于前。報應于戈，敗績于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于偏隅。自然則依傍于老莊，報應則祖述于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爲得也。今爲吾子揚榘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傲吏，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闢契理之元謨。今請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

因果邪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尙論因果則事矛盾兩言相食愚人  
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  
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爲惡招慶爲善致殃  
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辰形曲影端者也若曰放  
助上聖而誕育十丹朱重華至德而生于瞽叟便爲自然而然者  
竊爲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  
堯舜樹德于往生故稟茲靈智瞽叟與惡乎前世故致此頑闇而  
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言智化愚若非瞽叟之兇  
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勳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竝爲  
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與  
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心則破器難收曰此而觀諒可知矣若  
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爲鳩木心頓盡橘  
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

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淵四鄰所患，後著高明。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閻王無聞之罪，翻然改圖。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傳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恆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知尊卑，永無峻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曰修德之人，翻感憂感。行善之者，反致沈淪。曰爲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曰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圭璋之性，懷瓊瑋之心，本無意于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屏，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沈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于天壤，擾擾于世閒。自可固窮無煩，偃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古。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冉攸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爛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

尚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竝起昔因，非今所造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似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受殃，未招果報。曰其爲罪旣大，受苦宜多。所曰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釁積，則便覆策碎卵，長歸隔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自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陷廁之悲；齊王害彭生，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準，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爲生報，見報及其後報也。請疑公子曰：若曰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邪。通敏先生曰：子旣慙慙屢請，余亦難俛相荅，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

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  
平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  
可求。善惡之相可得。直曰凡品眾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評論。強生  
分別。所爲渴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爲引接近  
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執除。自然見弱。若達平  
正理。悟此眞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于是二三君子相視  
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所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  
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迷。  
同遵後業矣。廣弘明集  
二十五

安國寺碑

花磚鋪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粉壁照于金  
波。雲映雲臺畫梁承于玉葉。續高僧傳  
十一悲感

釋道林

道林俗姓李同州郃陽人出家入太白山開皇初選隸公府苦  
辭遁還太白唐武德初終

上文帝乞歸啓

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追蹤既往  
故應義絕凡貫陛下大做法門載清海陸乞曰此名遺虛仰者高續

傳

釋智說

智說字惠成益州成都人開皇初入都蜀王秀奏請還蜀住法  
聚寺尋辭入龍居山秀復延請辭疾不出至唐武德元年終

答某書

辱使至止并曰誠言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俗  
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侶樵歌習禪  
那思般若曰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者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



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歸舊里衣錦而還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井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劍南長幼竝俟來蘇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參迎續高僧傳

釋曇遷

曇遷俗姓王博陵饒陽人初住揚都道場寺終西京禪定寺

奏請檢括破故佛像

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脩營至于碎身遺影尙徧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續高僧傳十二文帝幸岐州敕蜀王行龜逐一獸人故密既失蹤跡但滿窳破塔佛像具目事聞遷因奏

己是非論

夫自是非彼美己惡人物莫不然曰皆然故舉世紘紘無自正者

使下脫是  
穿

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于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爲因，五迭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非差別，十無是非，初明無適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非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競與，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己是自歸，己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邪？理不然，故強爲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其然哉？續高僧傳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 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等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三十四終

全隋文卷三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四

釋曇延

曇延俗姓王蒲州桑泉人住京師延興寺開皇八年終

臨終遺啓

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

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續高僧傳十

釋法藏

法藏開皇中濟法寺沙門

答晉王施靈壽杖書

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輒忘續高僧傳

慧文

慧文開皇中住蔣州奉誠寺

與智顛書論毀寺

奉誠寺慧文龍光寺法令光宅寺智勝等稽首和南伏見使人齋符壞諸空寺若如即日所觀全之與破及有僧無僧毀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薩植信崇明興建三尊慈仁化物豈不弘護佛法留心塔寺但此處僧徒忽見毀廢咸懷憂恐大王雖照同朝日而聖德高遠眾情傾仰無因簡徹伏惟智者禪師道俗歸止有所言勸悉善為先文等不揆庸微馳來奉告必願運大慈悲垂為申達冀未壞之寺庶得安全敢藉護持輒此祈仰謹和南開皇十二年二月人日釋家起二國清百錄二

景通

景通開皇中長安法師

與智顓書

開皇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京師興國寺曇暹和南无台山禪師足下。仰惟聲高道邁，疑和上之來儀。德遠智深，想彌天之再託。言思頂禮，申接足于丹誠。佇望東山，戀光儀之若渴。時來寒重，願善起居。眾生難調，化弘勞念。仰承遠遊荆鎮，利物弘多。棲思青溪，足暢懷抱。冀德光迴，被用展翹誠。化導周行，業沾勝益。願珍道德，續結祇承。謹和南率奉醍醐，願領微意。碑存藏起四國  
清明百錄四

惠岳

惠岳開皇中住荊州導因寺

致書智顓

竊已妙理冲玄，隔言象之外。應機濟物，寄真俗之談。自鵝樹借儀，金棺晦迹。微言託于傳授，密教假于宏通。故有五種法師，四依開士。爾後連蹤繼跡，數百年中。雖復慧炬潛輝，而法流恆瀉。加已專

思碩學，竝願窮性窮源。然性不可窮，源何易盡。鹿羊之文，旣惑兔馬之說，猶疑若不假己大心，終歸永蔽。仰惟禪師盛德清高，跨眾流之表，奇才內密，越詞人之上。雖不衣錦還鄉，且見還珠反本。屬旨天清地肅，王道康夷，四眾傾心，民庶欣仰。各願諮受，咸思采聽。幸曰慧雲之潤，忘祕恪于未聞；師子之音，廣宣揚于渴仰。暫移狼迹之步，權啓滅定之門。俯就羣心，哀憐祈請。書云：朝聞夕殞，法說一句，染神必不累月。經年繁勞視聽，庶曾聞一實者，決了衣珠。未發菩提心，竝知迴向。賢愚喜躍，凡聖歡愉。豈不弘法棟梁，含生舟楫。不任引領，謹遣十住寺臻法師歸依座下，普述眾心，嚮望泉涌之資，側遲洪鐘之響。輒曰塵聞，咸懷喜躍。

釋藏起四國清百錄四

保恭

保恭開皇中住蔣州棲霞寺

請智顛住棲霞寺疏

棲霞寺眾保恭等和南。稱曰瞻慕明德。灰管屢遷。展觀曰來。炎涼甫隔。伏滄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涯。詢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沖妙。恭雖不敏。少遊講席。窺翫南北經論。法師三十餘年。求其奧旨。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嚮。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卽創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疏薄。竊欲往彥。但所居棲霞寺。寺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鑄山現像。疏巖做殿。似若飛來。無慙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窗晝歇。自昔高行。是用遊寫。故寺眾齊誠。請延威德。惟願俯觀。冀哲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柳願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

等疏

釋藏起四國  
清百錄四



吉藏

吉藏開皇中住會稽嘉祥寺

與智顛啟

吉藏啟景上至奉旨伏慰下情薄熱不審尊體何如伏願信後寢  
膳勝常誨授無乃上損吉藏粗蒙隨眾拜觀未卽伏增戀結願珍  
重今遣智照還啟不宣謹啟

釋藏起四國  
清百緣四

吉藏啟景上至奉師慈旨不勝踴躍久願伏膺甘露頂戴法橋吉  
藏自願備訥不堪指授但佛日將沈羣生眼滅若非大師弘紉何  
已剋興伏願廣布慈雲啓發朦滯吉藏謹當竭忠奉稟誨誘窮此  
形命遠至來劫伏願大師密垂加授夏亦竟卽馳觀今行遣智照  
諮問謹啟

同上

吉藏啟景上未至數日之間便爾感夢又景上至己後仍復得夢

一二智照口述景上尋飯亦因委諮謹啟

同上

與智顛疏請講法華經

吳州會稽縣嘉祥寺吉藏稽首和南伏聞山號峩峩道安登而說法峯名匡岫慧遠棲已安禪未若茲嶺宏麗接漢連雲溶壑飛流衝天灌日赤城丹水仙宅隩區佛隴香爐聖果福地復經擅美孫賦稱奇智者棲憑二十餘載禪慧門徒化流遐邇昔同壽英彥緣解通經法淨俊神正傳禪業若非道參窮學德侔補處豈能經論洞明定慧兼照至如周旦沒後孔丘命世馬鳴化終龍樹繼後如內外不墜信在人弘光顯大乘開發祕教千年之興五百實復在干今日南嶽叡聖天台明哲昔三業住持今二尊紹係豈止灑甘露于震旦亦當震法鼓于天竺生知妙悟魏晉已來典籍風謠實無連類釋迦教主童英發疑盧舍法王善財訪道敢緣前迹諦想崇誠謹共禪眾一百餘僧奉請智者大師演揚法華一部此典眾聖之喉襟諸經之關鍵伏願開佛知見耀此重昏示真實道即茲

玄夜庶已三千國土來稟未聞百劫後生奉遵大義築場戒節析  
木將臨搖落山莊玄黃均野桂巖玉蕊菊岸華榮彌切聲聞之心  
頗傷緣覺之抱吉藏仰謝前達俯愧詢求兢懼唯渙但增戰悚謹  
請開皇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同上

智越

智越開皇中住天台修禪寺

謝晉王遣使弔天台山眾啟

天台沙門智越一眾啟司馬王弘至僧使灌頂普明還奉正月二  
十九日教賜垂慰問并宣口教優訪殷勤謹對龕門焚香跪讀言  
理哀切痛絕魂心遣囑累從亡存戴荷師在之日常有誨云今得  
寺基爲王創造非爾小僧所辨別有大力勢人後當成就恨吾不  
見寺成爾時莫測所由今蒙繕造方醒前記冥相符合不可思議  
經藏法寶出世舟航諸佛所師眾生津導永鎮佛隴依止受持鐘

旛香等施安供養法鼓警悟利益人祇千僧法會功德圓滿伏想  
幽靈慈悲遠鑒謹于齋日披讀願文法席悚心求人願海蒙資齋  
糧恩給田地基業無盡施命無窮有待多煩隆恩難答教旨經是  
現前僧不令張散伏惟弘護事重精舍將圓同學門人方憑依止  
龕室儼然何心違離况垂嚴教益懼丹誠謹當克厲倍加心力但  
一眾失蔭永遠慈願追慶夙緣還蒙覆護欣悲交至臨啓涕零謹  
啓開皇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釋藏起三國  
清百錄三

謝晉王爲師智顓設周忌啟

天台沙門智越一眾啟典籤吳景賢至奉教爲先師亡日設齋僧  
眾五百一時雲集冥途雖隔感應道通越等不能友滅奄及諱晨  
追慕慈顏悲哽稽首投淚銜餐不勝荷戴謹啟謝聞謹啟上  
賀晉王正位東宮啟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啟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

儲副生民慶賴萬國歡寧凡在道俗莫不舞抃况復越等早蒙覆  
護曲奉慈惠不任悅豫之誠謹遣僧使灌頂智瓌等奉啓日聞謹  
啟上同

謝皇太子造天台山下寺成啟

仁壽元年十月三日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啓伏聞  
龍樹遷化天竺爲立伽藍寶誌云亡梁國盛修開善良由菩薩本  
誓互相顯發凡是聲聞但知稱讚伏惟亡師和尚具難思之德作  
天人之師安禪涅槃示希有事披案經律千載一聞妙德昭彰興  
于聖世伏惟導師重道爰繕伽藍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師嘗言  
其地必待良緣追尋此記彌會今日卽寺居五峯之內夾兩澗之  
流堂殿華敞房宇嚴祕方之淨土用集神仙成就已來先師恆垂  
影迹聖境雖遙有感斯應旣興塔廟故現靈奇爰示諸佛咸同懺  
受越等庸薄謬齒門徒仰慙棟宇俯勵心力常于寺內別修齋懺

恆專禪禮庶藉熏修奉酬聖澤不任喜荷謹遣使灌頂智瓌奉啟

謝聞謹啟

同上

謝皇太子施香爐銅鐘等物啟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啟使人兼通事舍人張乾威至謹領前件物等竝皆完淨仍卽陳羅先師舍利龕前具宣來令并唱施物又于僧法齋伏惟弘護懇懇慈澤周至香爐微妙天匠莊嚴洪鐘和雅震集凡聖勝旛舒旆疑懸梵宮酥剎鹽桃請同香積法衣淨飾無著離塵檀物豐多驚眩視聽千僧雲集布滿山庭爰降王人光顯林谷奉對靈龕必神通攝受標擬眾聖冀願海莊嚴越等凡微謬當恩沐慈潤重沓難可克勝合眾虔虔如履冰刃不任戴荷之至謹啟謝聞仁壽二年正月六日

同上

謝皇太子施勝旛法衣等物啟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啟慈澤隆重喜捨頻煩僧使

後還復垂恩賚雜彩勝旛莊嚴殿宇綾羅法服光洽眾僧貓酥五  
瓶充身去患光明一斛藥食兼濃越等山野糞場分衛今則被服  
溫華食味珍甘不自度量彌增戰懼不勝敬悚謹啟謝聞謹啟仁  
壽二年四月十五日上同

賀煬帝登極啟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眾啟竊聞金輪紺寶奕世相傳重離少陽時  
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薩聖業平成纂臨洪祚四海萬邦道俗稱幸  
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謹遣僧使智瓌奉啟昌聞仁壽四年十一月  
三日括州臨海縣天台寺僧智越等啟上同

謝敕施物啟

天台寺沙門智越等啟使智瓌還奉宣正月十三日敕旨并施物  
五百段謹卽集眾佛前敬對使人如法祝願越等有幸喜逢聖世  
伏蒙慈敕喜懼已隆復領厚賚恩賜彌重竊惟輪王地水已覺靡

消况天府妙物，靈恭受用，庶藉救慈。又承佛力，罄竭心膂，導師遺訓，專修禮誦。上答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使奉謝，日聞謹啟。大業元年三月十七日。上同

輿駕幸江都宮參問起居啟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眾啟。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萬福。越等早蒙垂覆，曲荷慈恩。山眾常得安心，奉國行道。伏聞輿駕巡撫江都，寺眾欣踊，不任馳戀之誠。謹遣僧使智瓌奉啟，日聞。大業元年八月三十日。上同

謝敕資國清寺名井施物度僧啟

天台山國清寺沙門智越一眾啟。兼通事舍人盧政力至，奉宣十月二十九日敕云：天慈訓誨，資寺瑞名。施物二千段，米一千斛，粟陸香二斛。干僧法齋，度四十九人出家。修治寺宇，卽聚眾燒香。宣唱，仰惟聖治，德合乾坤。子養萬邦，撫安四海。助佛教化，度脫眾生。



光大之恩誠無等等。越等雖披法衣，行不稱照，乃侍先師，每乖宗範，日夜克責，無地啟處，伏奉敕旨，頂戴受持，但凡庸小劣，不識菩薩大智，昔陳世之時，親聞師說，三國爲一，有大力勢人，當爲造寺，寺若立，國土卽清，必爲國清寺，于時車書未一，不識何言，自爾已來，抱疑弗曉，奉敕資寺，國清之名，還符本瑞，山僧山民，載欣載喜，始知諸願，菩薩更相啟發，或作五品，或統萬機，光顯三尊，利益國土，慶此含情，幸聞休瑞，仰瞻寺額，卽如悟道，但慈恩曾被，日下同霑，而天台一方，偏感弘澤，名衣上服，相次光臨，妙物粳糧，前後降集，越等三學無功，一餐難受，况米物盈積，豈可恭弘，慙懼不堪，慮延罪過，庶藉慈宥，展竭愚誠，奉酬靈極，但天台幽遠，自昔已來，單僧獨行，今泰平在運，國情寺立，四十九人，一日出家，髮落障消，實爲希有，冀其心力增進，學業日新，念念功熏，奉資皇國，又千僧結齋，凡聖雲集，日色華朗，僧徒欣戴，仰惟先師妙德，不可思議，感應

神通必當鑑降午後對使人開發靈龕希有聖瑞備是使人等公  
私道俗共見越等悲喜交至謹曰啟知謹啟大業元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等啟

釋藏起四國清百錄四

智瑛

智瑛開皇中在天台修禪寺

天台山寺名啟

昔陳世有定光禪師德行難測遷神已後智者夢見其靈云今欲  
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家有大力勢人當爲禪師起寺寺若  
成國卽清必呼爲國清寺伏聞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謹曰啟

開謹啟

釋藏起三國清百錄三

釋灌頂

灌頂字法雲俗姓吳義興人師事智顛終天台國清寺

國清百錄序

先師曰陳太建七年歲次乙未初隱天台所止之峯舊名佛隴詢訪士人云遊其山者多見佛像故相傳因而成稱至太建十年歲在戊戌降陳宣帝敕名修禪寺吏部尙書毛喜題象牘送安寺門到大隋開皇十八年其歲戊午太尉晉王于山下爲先師創寺因山爲稱是曰天台王登尊極曰大業元年龍集乙丑敕江陽名僧云昔爲智者創寺權因山稱今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諸僧表兩名一云禪門一云五淨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操啟國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卽用卽用敕取江都宮大牙殿塲填曰雌黃書曰大象遣兼內史通事舍人盧政力送安寺門國清之稱從而爲始先師神光而生結跏而滅處證妙法出作帝師備是渚宮法論會稽智果國清權頂等三傳所載又沙門智淑編集先師遺迎信命摻訪未周而智淑身故筆墨之功與氣俱棄余覽其草本續更撰次諸經方法等合得一百條

呼爲國清百錄。詒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

釋迦起一  
國清百錄

釋法經

法經開皇中翻譯沙門

上文帝書進呈眾經目錄

大興善寺翻經眾沙門法經等敬白皇帝大檀越去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敕須撰眾經目錄。經等謹卽修撰總計眾經合有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有七卷別錄六卷總錄一卷。繕寫始竟。謹用進呈。經等又敬白。仰惟無上法寶。道洽無窮。像運中途。緣被茲土。昔方朔覩昆明下灰。令問西域。取決劉向校書天閣錄。載已見佛經。方知前漢之世。正法久至。非爲後漢始流此地矣。但自道淡情華。眞僞玄隔。人渺宗敬。雖有若亡。又致明帝夢感金容。親應者。當是聖道。憑藉皇王大啟。弘奉之端耳。于是發使西域。專求佛經。緣此摩騰法蘭。創出四十二章。世高支謙。廣譯諸

餘經部是後通道之士相尋而至爰暨魏晉京洛之日雖有支謙  
康會馱宣于金陵竺護蘭炬飛譯于雍洛然而信敬尚簡奉行固  
微比逮東晉二秦之時經律纒備但法假人弘賢明日廣于是道  
安法師創條諸經目錄詮品譯材的明時代求遺索缺備成錄體  
自余達今二百年間製經錄者十有數家或召數求或用名取或  
憑時代或寄譯人各紀一隅務存所見獨有揚州律師僧祐撰三  
藏記錄頗近可觀然猶小大雷同三藏雜糅鈔集參正傳記亂經  
攷始括終莫能該備自外諸錄胡可勝言僧眾既未獲盡見三國  
經本校驗異同今惟且據諸家目錄刪簡可否總擷綱紀位爲九  
錄區別品類有四十二分九初六錄三十六分略示經律三藏大  
小之殊竊顯傳譯是非真僞之別後之三錄集傳記注前三分者  
竝是西域聖賢所撰目非三藏正經故爲別錄後之三分竝是此  
方諸德所修雖不類西域所製莫非毗贊正經發明宗教光輝前

緒開進後學，故兼載焉。又法經等更復竊思諸家經錄，多是前代賢哲脩撰，故度前賢靡不皆號一時稽古，而所脩撰不至詳審者，非彼諸賢才不足，而學不周直是所遇之日，天下分崩，九牧無主，名州大郡各號帝畿，墮場艱關，竝爲戰國，經出所在，悉不相知，學者遙聞終身莫覩，故彼前哲雖有才能，若不逢時，亦無所申述也。當今經等識學，誠不及古，而宿緣多幸，運屬休辰，四海爲家，六合清泰，殊方異俗，宛在目前，正朔所頒，書軌無外，又皇帝大檀越，雖復親綜萬機，而耽道終日，興復三寶，爲法輪王，永開四趣之門，大放天人之路，在域羣生，莫不蒙賴，而况經等夫復何論，所限識慧無長，猥參嘉運，不能盡獲三國經本，及遺文逸法，造次脩撰，多有闕昧，進思退省，慙愧良深，故白。

釋藏百一  
衆僧目錄

釋海順

海順俗姓任，河東蒲坂人，住仁壽寺。

致書釋道傑

敢稽首大師門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日無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于人物聚集。頗勞低仰。況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風燭。前路奚憑。所日策駑駘之疲。想千里之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邊人曰禮。續高僧傳

三不爲篇

我欲偃文修武。身灰名存。研古通道。祈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絕來怨。是日返迹荒逕。息影柴門。

我欲刺股。雖刃懸頭。屋梁書臨。雪采牒映。螢光一朝。鴈舉萬里。登翅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恐烏殘。日羽蘭折。由芳籠餐。詎覺鉤餌難嘗。是日高巢林藪。澗穴池塘。

我欲銜才驚德入市趨朝四眾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勢身遠名  
超箱盈綺服廚富甘香諷揚絃管詠美歌謠將恐塵栖弱草露宿  
危條無過日且麻越風朝是已避傷樂淺非惟苦遠續高僧傳

釋道傑

道傑俗姓楊河東安邑人住蒲州栖巖寺

報釋海順書

促路非騏驥之逸轡灌木豈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  
翼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續高僧傳

闕名

緣生經并論序

原是一心積爲三界癡流漫遠苦樹鬱高欲討其際難測其本理  
極實相之門荃窟假名之域五因七果十有二分緣生之法總備  
于此凡則迷而起妄聖則悟曰通眞下似兔浮上如象度大哉妙



覺淵乎洞盡十地與雙林俱暘開域共稻芊成敷至若此經獨包  
彼例彼所未說此乃具演攀緣爲首對治爲末總則一十一門別  
則百二十問其旨微而密其詞約而隱經之綱目攝在茲焉并有  
聖者鬱楞迦附此經旨作論顯發其論也徧取三乘之意不執一  
部之荃先立偈章後與論釋偈有三十故亦名三十論也大業二  
年十月南賢豆國舊名天竺  
者訛也三藏法師達摩笈多與故翻經法師  
彥琮在東都上林園依林邑所獲賢豆梵本譯爲隋言三年九月  
其功乃竟經二卷論一卷三藏師究論開明義解沈密琮法師博  
通經論兼善梵文共對葉本更相扣擊一言靡遺三覆逾密辭煩  
簡質意存允正比之昔人差無尤失真曰法燈足稱智藏願窮後  
際常益世間云爾釋藏敢三  
又華四

眾經目錄序

佛法東行年代已遠梵經西至流布漸多舊來正典竝由翻出近

遭亂世頗失原起前寫後譯質文不同一經數本增減亦異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采要事更立別名或輒構餘辭仍取真號或論作經稱疏爲論目大小交雜是非共混流濫不歸因循未定將恐陵遲聖說動壞信心義闕紹隆理乖付囑皇帝爰崇三寶洞明五乘降敕所司請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披檢法藏詳定經錄隨類區辨總爲五外單本第一重翻第二別生第三賢聖集傳第四疑僞第五別生疑僞不須鈔寫已外三分入藏見錄至如法寶集之流淨住子之類還同略鈔例入別生自餘高僧傳等詞參文史體非淳正事雖可尋義無在錄又勘古且猶有闕本昔海內未平諸處遺落今天下旣壹請皆訪取所願仁壽長延法門具足羣生有幸方益無窮合成五卷顯之于左

釋藏百六

妙法蓮華經添品序

妙法蓮華經者破二明一之指歸也降神五濁宏道三乘權智不

思大悲難極先設化城之迹後示髻珠之本車雖有異兩實無差  
記曰正覺之名許曰眞子之位同入法性歸之于此管敦煌沙門  
竺二法護于晉武之世譯正法華後秦姚興更請羅什譯妙法蓮華  
攷詳二譯定非一本護偈多羅之葉什偈龜茲之文余檢經藏備  
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符會龜茲則共妙法允同護葉尙有所遺  
什文寧無其漏而護所闕者普門品偈也什所闕者藥草喻品之  
半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達多品普門品偈也什又移  
囑累在藥王之前二本陀羅尼竝置普門之後其閒異同言不能  
極竊見提婆達多及普門品偈先賢續出補闕流行余景仰遺風  
憲章成範大隋仁壽元年辛酉之歲因普曜寺沙門上行所請述  
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師于大興善寺重勘天竺多羅葉本富樓  
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勘本猶闕藥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達多  
通入塔品陀羅尼次神力之後囑累還結其終字句差殊頗已改

正倘有披尋，幸勿疑惑。雖千萬億，倘妙義難盡，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其所願四辨梵詞，徧神州之域，一乘祕教，悟像運之機。聊記翻譯序之云爾。釋藏蓋一又開元釋教錄

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序

藥師如來本願經者，致福消災之要法也。曼殊已慈悲之力，請說尊號，如來已利物之心。盛陳功業，十二大願，彰因行之宏遠。七寶莊嚴，顯果德之純淨。憶念稱名，則眾苦咸脫。祈請供養，則諸願皆滿。至于病士求救，應歿更生。王者攘蠶，轉禍爲福。信是消百怪之神符，除九橫之妙術矣。晉宋孝武之世，鹿野寺沙門慧簡，已曾譯出。在世流行，但已梵宋不融，文詞集糅，致令轉讀之輩，多生疑惑。矩早學梵書，恆披葉典，思遇此經驗其糾繆。開皇十七年初，獲一本，猶恐脫誤，未敢卽翻。至大業十一年，復得二本，更相讐比，此方爲楷定。遂與三藏法師達摩笈多，并大隋翻經沙門法行明，則長

順海馭等于東都洛水南上林園翻經館重譯此本漢鑑前非方  
愆後失故一言出口三覆乃書傳度幽旨差無大過其年十二月  
八日翻勘方了仍爲一卷所願此經漢義人人共解彼佛名號處  
處共聞十二夜又念佛恩而護國七千眷屬承經力已利民帝祚  
遐永羣生安樂式貽來世序之云爾

釋藏惟一  
案此序裴  
矩撰非謝名也當入唐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仙道

李播

播中山人，一云太原人，徙岐州雍縣，爲高唐尉，棄官爲嵩陽觀道士，號黃冠子，卽唐太史令淳風之父，有集三卷。案李淳風傳作十卷

天文大象賦

此篇原出原  
本僅二十三字  
今據續古文苑  
苑補全並附  
錄顧跋一首  
於後

垂萬象乎列星，仰四覽乎中極。一人爲主，四輔爲翼，句陳分司，內坐齊飭，華蓋於是乎臨映，大帝於是乎遊息，尙書諮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掌彤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德周給乎其隅，大理詳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煥矣，厥功茂哉，環藩衛以曲列，儼閭闔之洞開，北斗標建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將相而枕三台，闢天床於

玉闕乃晏休之攸御、肅天理於璇璣、執威權而是預、天槍天棊以相指、內廚內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變諧、兩乙賓門而佐助、爾乃天牢崇圍、設禁暴之隄防、太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太陽接相以班跡、戈撥杓而耀芒、勢微微而有象、輔熠熠而流光、薦秋成於八穀、務春採於扶筐、天廚敞兮供百宰、傳舍開兮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立䟽廟之隆崇、何大角之皎皎、夾攝提之融融、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宮立都而對雄、既以歷於中宮、乃回睥而自東、觀角亢於黃道、包分野於營中、開天門之燦耀、揖進賢之雍容、是推紀於變節、是正綱於大同、其次則梗河備預、招搖候敵、泛舟亢池、飛觴帝席、周鼎毓神、天田豐籍、按三條於平道、賓萬國於天門、置平星以決獄、列騎官而衛閣、陽門守於邊險、折威犯而將奔、頓頌司於五聽、車騎參於八屯、望南門之峻關、覲庫樓之城府、偃蹇列於四衛、的歷分於五柱、或藏兵而蓄銳、或重扃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矚

斗作有

斗下於一作而

氏心以及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俾其他、于宋之疆、粵若大火、赫然天王、鈞鈐儼於鳳闕、積卒穆於龍馭、天輻備於舉業、鍵閉守於闢梁、騎陣啓將軍之位、從官主巫醫之職、罰作贖刑、日爲陽德、二咸防非而體正、七公議賢而糾惡、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露滋乎其北、彼貫索之爲狀、實幽圜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跨北燕而在茲、配四妃而立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尾而波泳、魚張鱗而水嬉、天江爲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闈之祠、糠爲餒揚之物、杵爲舂臼之用、天鑰司其啓閉、丈人存其播種、狗以吠盜、奸回靡縱、却睇女床、前瞻天紀、耀轉庭之金印、粲椒宮之玉齒、中有崇垣、厥名天市、車肆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坐類候而獨尊、候臣光熙而變理、宗星派疎而遠集、宦者刑餘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時、帛度立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取擬、若乃眺北宮於元武、洎南斗於牽牛、賦象通犧廟之類、司域應江淮之州、建星



彩一作術

含曜於黃道、天弁寫映於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囂、兩旗夾道以飛  
浮、天淵委輸於南海、狗國分權於北幽、雞揚音而顧侶、鼉曜影而  
來遊、天田臨於九坎、羅堰逼於天杼、是司溝洫、是制田疇、遂聳睇  
於漢陽、乃攸窺於織女、引寶毓困、搖機弄杼、輦道清塵而俟駕、漸  
臺飛灰而候呂、可以嬉遊、可以臨處、瞻須女之繪室、奄開邦於會  
稽、離珠耀珍於藏府、匏瓜薦果於宸闈、離瑜珮瓊而彩服、敗瓜委  
蔓以分畦、其外鄒越開國、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悠永、周楚列  
曜、晉代分岡、天津橫漢以摘光、奚仲臨津而泛影、既編梁以虹搆、  
亦裁輪而電警、列虛危於齊濟、職悲哀與宗廟、墳墓寫狀以孤出、  
哭泣含聲而相召、敗臼察災而揚輝、天壘守夷而駢照、司命與司  
祿、連彩司危與司非、疊耀伺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要妙、人掌詔  
以優游、儼爲人之質、鉤主震而屈曲、宛如鉤之象、車府息雷轂之  
聲、造父火風鑿之響、杵軍給以標正、白年豐而示仰、土吏設備以

躍一作御

一本無卷  
古兩句

司存斧鉞用誅之所萃、虛梁閔寂以幽闕、蓋屋喧轟而宴賞、天鏡  
納甕以山積、天網憩輿而野饜、北落置候兵之門、八魁建張禽之  
網、瞻廟府於室壁、諒有衛之封畿、布離宮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  
霹靂交震、雷電橫飛、壘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析暉、土公司  
築而開務、天廡飛御而起機、騰蛇宛而成質、水蟲總而攸歸、動則  
飛躍於雲外、止則盤紮於漢沂、迤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參  
馴獸於園苑、隸封豕於溝瀆、左更處東而掌虞、右更居西以司牧、  
立囷倉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主土以搜祥、鈇鑕繁葛而薦  
畜、軍南門列轅而遠出、天將軍揚旗而示逐、伊王良之策馬、則車  
騎之滿野、蒙居河而路塞、策裁鞭而電寫、閑道優游而據中、附路  
備闕而居下、自胃倉而昴畢、實趙地之交衝、建旄頭而肅引、畢罕  
車而迅驅、卷舌列天譏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高望氣、天譏備  
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矜其諂諛、天船泛影乎清瀨、貯積水而窺

害太陵分光乎耀虛、包積尸而如帶、礪石資乎銛刃、月宿歸乎太陰、天街畫於戎野、天阿察於山林、天節宣威於邦域、天陰進謀於腹心、天庾積粟以示稔、天廩備稷以祈歆、天園曲列兮儲芳樹、天苑圓開兮畜異禽、芻蕘遵納秸之軌、殊國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營而淺深、天關殿局於畢野、諸王列藩於漢潯、何五車之均明、而三柱之昭煥、納五兵於藏府、圖七國之邦貫、天潢利涉以淪漣、咸池浮中而渺漫、闕岷峨之沃壤、晞蒼參之曜形、示斬刈以明罰、收葆旅而獲寧、參旗偃於邊寇、玉井通於水經、坐旗肅穆以昭禮、司怪幽求而發冥、屏嫌於客、廁咎於清、亦有天屎質黃效靈、於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邑、質明祀而變生、鉞淬水而刑及、四瀆斷江淮之候、兩河占胡越之戡、水位瀉流而迅奔、天樽奠饌而翕集、軍市通貨以圓綴、五侯議疑而衡立、積水醞燕酬之勞、積薪備牲庖之給、野雞俟兵而據市、天狗吠盜而映漣、闕

元擬乎兩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而承天、老人  
作主而秋煥、丈人通臣而夜懸、子扶尊而渺邈、孫孕緒而連絲、惟  
天社之赫若、實居龍之神焉、觀柳星以及張、知周疆之爰啓、儼味  
顛以分味、奉滋賞而賜醴、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  
之靈、列后妃之濟濟、酒旗緝醴以承歡、內平繩愆而執禮、爐含  
烽而喋寇、實防邊之有俟、長垣崇司域之備、少微彰處士之懿、外  
廚調別膳之滋、天相居大臣之位、天紀錄禽而獻齒、天廟嚴祠而  
毓粹、天稷報五稼之勤、東甌表三夷之類、爰周輿軫、厭土惟荆、驅  
風驛之千乘、奏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青丘  
陰於韓貊、器府總於琴笙、軍門坐甲於軍圃、司空拿土於司平、闕  
太微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宏敞、類乾坤之闔闢、五坐  
參一帝之謀、九卿踵三公之跡、儲以太子、參之幸臣、從官肅侍、謁  
者通賓、郎將司戟於丹陛、郎位含香於紫宸、乃寄屏以持法、控端

門之內闔明堂演化靈臺候神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獻  
淵謀於諸侯儼營衛於常陳胡天漢之昭回自東震而綿絡北貫  
箕而聯斗南經說而緯緯合乘津而浮瓜分漂杵而泛閣歷玉潢  
以汪洋淪七星而依泊惟木德之含精爲歲星而明麗雖盈縮所  
察禍福攸繫然得之者隆失之者替祚明君而耀朗罰昏主而光  
鑿下爲社靈上爲天貴如天胎而毀卵具職仁而施惠迴驚愆期  
前馳外契奮槍楛以示恩時樓垣而表辰粵若焚感火帝之精每  
執法以明罰必司災而告誠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濟若虧  
信而廢禮則下乘而上征居惟壹發合與憂并浮天譏而聳劍列  
蚩尤而耀旌司危見而失國昭明出而起兵伊土宿之播靈爲鎮  
星而耀質尋所履爲休慶視所居爲貞吉廣邦微而斯留復軒宮  
而載出若崇奢而賤義則行虧而度失或含丹而舉兵或噏黑而  
邁疾旬始發而侯起獄漢明而主黜彼金方之耀色有大白之垂

於屏翳、實建象於將軍、用兵而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於深戰、順指著乎宏勳、苟恩義之不溥、則禍福之攸分、或飛芒而蝕月、或引彗而橫氛、六賊陳災而構禍、天狗殺將而破軍、杏太陰之稟粹、粵辰星之攸揆、乘四仲而顯晦、歷一周而匝履、爲用罰之淵謨、爲出師之令軌、若淫刑而縱欲、則委李而流矢、白其角而表喪、黑其規而應水、察函劍之相去、候正旗之所指、非其出而夏寒、錯其宜而將死、於是究經緯之終始、徵幽微之機符、昭晰兮爲人主之明鑑、杳藹兮實冥祇之祕樞、固聲聞而響集、方形移而影趨、若山石之旌處士、谷風之應騶虞者也、若夫退寒暑而無舛、中昏旦而不越、畢露雲油、箕躔吹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堯而麗月、雖旰饔之難窮、信靈爽之未歇、嘉大舜之登禪、耀黃星而靡鋒、壯高祖之遇時、聚五緯而相從、殷墟縱眺、識曹公之潛跡、李邵流目、知漢使之幽蹤、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星隕如雨、

而周衰、彗長、竟天而秦滅、蛇隨楚而九域含嗟、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發妖見、漢帝圍而參暈結、周楚滅而南衡、晉齊殃而北裂、自大辰以及漢、彭宋焚而衡蕪、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妻絕、諒吉凶之有兆、匪災譴之虛設、固罔念而作狂、在恭己而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分設其官、式司其告、唐則羲和降察、夏則昆吾演奧、嘉殷巫之美服、登周史之雅號、宋述子韋、鄒稱裨竈、唐昧與尹臯、宣範、甘德、暨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恪恭、上知變而無傲、此希夷之妙象、豈蒙昧之私好、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參器府之樂肆、掌貫索之刑書、恥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且扁扉而絕駟、奈臨河而羨魚、望天門而屏跡、安知公卿之所如、

附跋一首

嘉慶庚申歲淵如先生在浙中得晴川孫之麟手鈔本大象賦并

注一帙、題云張衡大象賦苗爲注、因考困學記聞云、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瀛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瀛風注、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云云、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道士、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故改定題爲天文大象賦、李播撰、依唐志及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也、注人厚齊未經論定、考宋史藝文志云、張衡大象賦一卷、苗爲注、獨與晴川本相合、苗爲不詳其人、亦不知今注與所謂李台集解等若何異同也、故仍其舊題焉、先生以此注世間罕傳、屬予校刊以行、今年五月遂取隋唐間人言天文之書、若史記天官書正義、漢書天文志、顏注、晉隋兩天文志、開元占經等、參互細勘、凡晴川本之脫譌衍錯、不能卒讀、而的然可知者、幾數百處、悉補改刪乙之矣、至稍涉疑似如注云羅堰三星、而晉隋志皆云九星、注云礪石四星、而隋



志云五星、注云天庾三星、而晉隋志皆云四星、當是別有所出、未  
敢據彼改此、又如賦云、其外鄭越開國、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  
悠永、周楚列曜、晉代分囿、注云、鄭一星在越南、越一星在鄭北、燕  
一星在鄭東北、趙二星在燕東南、韓一星在晉南、魏一星在韓北、  
秦二星在代西、代二星在晉東北、十二國合十六星、脫去齊、周、楚、  
晉、而開元占經引巫咸占則云、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西、  
北、鄭一星在趙東北、越一星在鄭西北、周二星在越東北、秦二星  
在周東南、代二星在秦東南、晉一星在代西南、韓一星在晉北、魏  
一星在韓北、近秦星、楚一星在魏西南、近鄭星、燕一星在楚東南、  
近晉星、隋志則云、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  
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  
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  
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皆與此注差違不合、當亦是別有所

出、非可相補、又如賦云、峙樓垣而表辰、注脫去樓垣、晉志引京房  
風角書集星章所載妖星有天樓天垣皆歲星所生也、隋志引作  
天樓星生亢宿中天垣星生角宿中、闕元占經妖星占天垣在角  
宿中云云、天樓在亢宿中云云、其語尤詳而不知此注原文若何、  
亦非可相補、又如注大理一條、天柱一條、天庾一條、天廩一條、內  
五諸侯一條、常陳一條、其末皆脫去占、又如注凡五星一條、土末  
脫去與火合云云、更無以補之、斯類均標明爲缺、以存其真、校既  
畢、繕寫一通、質諸先生、而記其書之本末、及校之大略於後、壬申  
五月廿八日、元和顧廣圻書於江寧皇甫巷之思古人齋

鬼神

天台佛壑山神

送釋智晞疏

香鑪峯、檉柏樹、盡皆捨給經臺、

續高僧傳、智晞姓陳氏、潯川人、天台佛鑪創造、  
伽藍唯經臺、未構、衆隨香鑪峯、檉柏木、可共取之、以

充供養以山神讓惜不可造  
次夜夢人送種即便登解宋伐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  
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三十六終

先唐文目錄

余輯唐已前文得三千四百許家分代編次唯胡安道等及釋藏所載勝軍王等未詳時代但知在唐已前耳昔河間獻王得先秦舊書先秦謂秦未火之先故仿先秦之目編先唐文一卷嘉慶丁丑六月嚴可均記

胡安道

董子曉

朱彥時

劉思眞

吳氏

臧彥

字道顏

宋韜

衛欽

王著

孔珠

王佐

被徒元

王樂道

綦母氏

朱元微

柴子大

衛洪

孔燁一作偉

夏侯陽

張丘建

馮植

蕭翊

壺居士

列女

汲太子妻李氏

闕名

書儀

帖

序

贊

銘

墓銘

釋氏

勝光王

勝音城僊道王

摩羯陀國影勝王

橋閃毗國說憂事人

嚙逝尼城猛光王

飛鳥

侍縛迦

嚙逝尼城長者

得又尸羅國圓勝王

鞞提醯國臣大藥

半遮羅國王

健陀羅國藥又半遮羅

娑多藥又

歡喜弟

舍衛國大臣

瞻波城諸人

中印度秣菟羅國王

迦溼彌羅國眾賢論師

毗未羅蜜多賢論師

南印度德慧菩薩

僧伽羅國王

瞿薩旦那國大臣

釋氏闕名

摩揭陀國無憂王石柱記

摩訶菩提僧迦藍銅記

大凡先唐文一卷五十四人

先唐文一卷

烏程嚴可均校輯

胡安道

安道辭里未詳案御覽列于朱超石之前當是晉人

愁霖賦

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文選講賦在郡臥病呈沈約書詩注

黃甘賦

越魏郡之赤杏御覽九百六十八

粟陰大橙江陽大橋御覽九百七十一

重子曉

子曉辭里未詳案御覽在晉李充後宋顏延之前當是東晉人

乘輿駁馬賦

軀觀若斯氣勢雲披銜金鑲著玉羈御覽三百五十八

朱彥時

彥時爵里未詳

案初學記編于晉劉謐之後劉思真前疑是晉人

黑兒賦

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立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侶臥如驪牛駮立如烏牛跼忿如鸚鵡關樂如鸛鷓喜

初學記十九御覽三百八十二

劉思真

思真爵里未詳

案梁劉之遴字思真未聞有醜婦此作思真非即之遴

醜婦賦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媠母鹿頭獼猴面推額復出口折頰厭樓鼻兩眼顫如白蘇文類聚作折頰厭樓鼻兩眼顫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槌髮如掘埽帚惡觀醜儀容不媚如鋪首闇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妝頰如狗舐額上偏獨厚朱唇加踏血畫眉如鼠負傅粉堆頤下面中



不徧有，頷如鹽鼓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腳軟  
可容箸，熟視令人嘔。初學記十九節  
竟三百八十二

吳氏

吳氏失其名

虎賦

蓋其壯也，誕節緩腕，續背連骸，細腰鼓胸，方口大鼻，佞繡組雜間，  
若錦繡相連。御覽八百  
九十二

七矜

春梧湘濡，于味東隄，秋醴夏發，素蟣連珠。書鈔一百  
四十八

臧彥

彥字道顏

馱牛賦

若乃蒙宗威，肩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紹鏐鏐雲

母良特擢足于雙鳥名駿疊迹于左右貴遊踊躍于絕倫觀者嗤

妍其好醜遂慕駿馱曰相高

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兔價齊驥騄

藝文類聚九十四引藏道順馱牛賦

乃有超羣獨出驂毛文角玷班凝白鮮纖蝟曲

初學記二十九引藏彥馱牛賦據知

彥字道頡

殊相允衛名不虛假偉質魁梧骨奇形雅竦若驚鹿馱若奔馬

八百九十九引藏彥馱牛賦

弔驢文

夫徵祥契于有感景行表于事迹故銓才授任必求之卓越攷能  
嚴用亦存乎望實巨面貌定名則稱謂而標聲色位號則由焉而  
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者體質強直稟性沈雅聰敏寬詳高音  
遠鳴真驢氏之名駒也

初學記二十九引作藏道順御覽九百一引作藏彥

宋籍

韜爵里未詳

遺教

吾以敎曰時服不得造新白袷單衣

御覽五百五十五

衛歆

歆爵里未詳

奏事

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重肉衣不錦繡茵席不緣物無丹漆用能

平定天下遺福子孫

御覽四百三十一 案武皇帝蓋魏武或晉武也衛歆當是魏晉人未能定之

王著

著晉陵曲阿人

案吳志有王著附兄蕃傳廬江人非即此

與杜康絕交書

王著晉陵曲阿人其篤好酒五年矣

一作康字仲宣或曰黃帝時三年

宰人也始造酒時人號曰酒泉太守

書鈔一百四十八引三條又見文選魏武帝短歌行注

孔珠

珠爵里未詳。

與王佐長史書

朝不著盤囊不知爲可不御覽六百九十一

王佐

佐爲長史

荅孔珠書

尋此盤囊是內則施鞶之遺像此爲箴線之屬非朝服所宜著御覽

六百九十二

被徒元

被徒元未詳。

被徒元書

宜修田農作園圃織紵紡績爲坐作之本利常令供養之物有兼

御覽八百二十六引被從元書  
副其爲姓名書名篇題皆不能知

王樂道

樂道未詳

與穆四書

出師頌妙絕古語借書一紙還書一紙梅鼎祚梁文紀引唐書古

樂道與穆四書云云案唐韻今無傳本廣韻六脂韻字注云酒

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瓶不引王樂道書或梅氏

韻也

蔡母氏失其名案晉惠帝時魯爽隱姓名作錢神論曰有司空

此文蓋魯爽  
已後人所作

錢神論

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王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  
雋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天性剛堅

須火終始體圓應乾孔方效地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

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痛得醫飢饉太牢未之踰也

初學記二十七  
御覽八百三十七

六

朱元微

元微一作元微

火不熱論

朱先生游于河洛之間將舍逆旅遇逆旅之火有主人翁夷焉先生寒裳下車環而窺之則喘喘然从矣先生曰嘻火之盛物一至此哉弟子孔琨進曰豈乎先生之談也夫火之熱在羣形則焚燎銷鑠在肌膚則灼爛湮滅奚言物之盛矣

初學記  
二十五

柴子大

子大爵里未詳

七折

蘭包馥郁粉呂五香

北齊書卷一百三十五

下莞上簟華縷之牀

御覽七百六

錦衾內設羅幃幘張

御覽六百九十九

衛洪

洪爵里未詳

案御覽列于桓麟後  
皇象繆襲前疑漢人

七開

馨羹芬臙凝色生華

御覽八百六十一

孔煒

煒一作偉爵里未詳

七引

龍脅之肪鳳趾之筋腐髓鹿腸鵠舌麟肌秋熊柔蹄口雉口口

書

一百四

伊尹奏饌術易牙調甘辛詭齊姝芳越俗通神

同

焱足走切龍刀電絛隨浮膾鮮附馳割朕書鈔一百四十五

芳杭彫胡縹糗出身甜和方頰絕域累臻書鈔一百四十二

拭粉游紅髮黛揚蛾書鈔一百三十五

長袖隨腕而遺耀紫鑷承鬢而聘輝書鈔一百三十六  
御覽七百十八

弄幻之時因時而作殞瓜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魯白摩

天興雲露畫地成江海御覽七百三十  
七引孔偉七引

夏侯陽

陽爵里未詳趙宋封平陸男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  
案戴東原攷爲晉人

算經序

夫博通九經爲儒門之首學該六藝爲伎術之宗若非材性通明孰能與于此也然算數起自伏羲而黃帝定三數爲十等隸首因曰著九章述乎有虞乃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漢備五數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度量長者不失豪釐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五曹孫子述作滋多、甄鸞劉徽爲之詳釋、稽之往古、妙絕其能、儲校今時、少有聞見、余已總角、志好其文、略尋古今、備覽差互、其如明數造術、詎曉端倪、尋攷遺言、頗知梗概、且計課租庸調、無術可憑、步數奇殘、若爲銷盡、永變米穀、經旨未曉、正耗共升、何由剖析、三分五分、取一法理、爲明焉、況今令式、與古數不同、奚能則定、代相沿革、互議短長、經術尤深、難可意測、是已跋涉川陸、參會宗流、纂定研精、刊繁就省、祛蕩疑惑、括諸古法、燭盡毫芒、謹錄異同、列之于左、

張巨建

巨建、清河人、趙宋封信成男、

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

算經序

夫學算者、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通分之爲難、是已序列諸分之本元、宣明約通之要法、上實有餘爲分子、下法從而爲分母、可約

者約曰命之不可約者因曰名之凡約法高者下之耦者半之奇者商之副置其子及其母曰少減多求等數而用之若乃其通分之法先曰其母乘其全然後內子母不同者母厚乘子母亦相乘爲一母諸子共之約之通分而母入者出之則定其夏侯陽之方倉孫子之蕩杯此等之術皆未得其妙故更造新術推盡其理附之于此余爲後生好學有無由曰至者故舉其大概而爲之法不復煩重庶其易曉云耳清河張仁建謹序

馮植

植爵里未詳

竹杖銘

杖必取材不必用味相必取賢不必所愛都蔗雖甘猶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細覽九百七十圖案書鈔一百三十三引崔植不見于傳疑有誤琰杖銘燕文類聚六十九引劉向杖銘竝同馮

蕭翊

翊爵里未詳

天目山碑銘

於維天目信不高矣到岳霞上標峯霧裏

湖深金石攸四吳與蘇文補云此銘載談志不

詳何代人味其語當是六朝手

壺居士

壺居士未詳或云卽壺公

食忌

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身重

御覽八百六十七

列女

汲太子妻李氏

李氏未詳

與夫書

并繳納一端御覽八

百十九

闕名

善儀

六月三伏日昔賈誼在湖南六月三庚日有鴝鳥來時曰南方毒惡曰助太陽銷燄萬物故損人因避之御覽三十一

雜帖

既移屋近西牆微援裏地成大寬援裏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大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間也此屋之東故應作牆宜步廊一

壁太單空園中彌宜移三間故當不甚難重複祖畫圖如別耳北

閭帖

足下既有意適閒曠亦當惡暑邪遊曠疏數慰對古今少吾今年病垂耳一始小瘥大小會始病愒忽移日耳每每深望遠言慰尙除慨然立過口之義作立日具問可與音介勿勿書復既與直人理略絕何

緣復有周旋理長史斷闊亦不做卿唯公事時相瞻望耳吾面信  
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計至故應必有香但不知好惡云何耳須得  
清化聞

帖五

### 三輔黃圖序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曰宮室上棟下宇曰待風  
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曰境地  
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田余適秦穆公示曰宮觀由余曰使鬼爲  
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古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  
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于  
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藉富強益爲僭  
侈殫天下材力已事營繕項羽入關燒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  
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于此也至孝武皇  
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

之聲、春插之勞、歲月不息、蓋聘其邪心、曰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夏采秦漢、已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闕輔者、著于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

玉匱針經序

呂博少、曰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爲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注八十一難經、大行于代。御覽七百二十四

千金序

沙門支法存、橫表人性、敦方藥、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襲水土、多患腳弱、惟法存能拯濟之。御覽七百二十四

仰道人嶺表僧也、雖曰聰慧、入道長、曰醫術開懷、因晉朝南移、衣纓士族、不襲水土、皆患腳弱之疾、染者無不斃、而此僧獨能療之、天下知名焉。同上

伯深齊宋間道人善療腳弱氣之疾撰錄法存等諸家醫方三十餘卷經用多效時人號曰深師方焉同上

### 彈棋經序

彈棋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蓋術其便捷跳躍帝好而爲之羣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曰此藝進之帝就捨蹴鞠而上彈棋焉習之者多在宮禁中故時人莫得而傳至王莽末赤眉凌亂西京傾覆此藝因宮人所傳故散落人間及章帝御宇好諸技藝此戲乃盛于當時御覽七百五十五

### 彈棋經後序

自後漢沖質已後此藝中絕至獻帝建安中曹公執政口關幽密至于博奕之具皆不得妄置宮中宮人因曰金釵玉梳戲于妝奩之上卽取類于彈棋也及魏文帝受禪宮人所爲更習彈棋焉當時朝臣名士無不爭能故帝與吳李重書曰彈棋閒設者也同上

彈棋者雅戲也。非事乎千百擲之數，不游乎紛競詆欺之間，淡薄自如，故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蓋道家所爲，欲習其偃亞道引之法，擊博騰擲之妙，目自矚耳。同上。秦御覽此下尚有又曰：延後序爲唐文。今姑錄之俟放。

四十二章經序

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頂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羣臣：此爲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于是上悟，卽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處處修立佛寺，遠人伏化，願爲臣妾者，不可稱數。國內清靈，含識之類，蒙恩受賴，于今不絕也。律藏卷六

列仙傳序



列仙傳漢光祿大夫劉向所撰也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  
賓客有枕中鴻寶之書先是安謀叛伏誅向父德爲武帝治淮南  
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已爲奇及宣帝卽位修武帝故事向與王  
褒等呂通博有俊才進侍左右向又見淮南鑄金之術上言黃金  
可成上使向與典尚方鑄金費多不驗下吏常灰兒陽成侯安民  
乞人國戶劉頤向罪上亦奇其材得減罪論詔爲黃門侍郎講五  
經于石渠至成帝時向旣司典籍見上頗修神仙事遂脩上古百  
來及三代秦漢博采諸家言神仙事御覽六百七十二

靈寶五符序

北方有夜光玉女服靈林之翠羅駕鹿輦于天河獲二儀而輕口

保羣命于永和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

會稽先賢像讚

隋志有五百卷無名氏

蔡母文後爲交阯刺史詔賜高山冠

御覽六百八十五

殺城門石人腹銘

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

魏文煥駢六十三引蓋弘之荊州記殺城

疑此亦周太廟金人

大興善寺鐘銘序

皇帝道叶金輪示居黃屋殺燕萬方舟航三界欲使雲和之樂共

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隨梵音而俱遠乃命吳氏範茲金錫習合

風雷功侔造化騰驟猛處負箕業而將飛宛轉盤龍繞乘風而如

動希聲旦發捷捷夕震莫不傾耳目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圓海

有竭福祚無窮方石易銷願力無盡

廣弘明集二十八上

玉清刻石隱銘

佩玉帝隱文者得爲上仙

御覽六百六十一

宋華元墓石銘

雁陽土地高竹木可爲椽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

關所記

上虞縣東南冢碑文

居在本土厥姓黃卜葬于此大富強易卦去凶通卦凶御覽五百六十一城地志上虞縣東南有冢二十餘宋元吉嘉之初湖水壞其大冢初壞一冢碑題文云

釋氏

勝光王

白僧眾書

今有少緣欲見聖眾樹木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勝音城仙道王

與影勝王書

敬覽來信并受國珍未面相親深慙遠意彼有須者我當爲辦同上

送影勝王寶甲書

今贈寶甲五德圓備若念我者幸當自著希招遠意勿惠餘人同上

報影勝王請苾芻尼書

我賴仁恩，知有三寶。悟緣生理，得見真諦。苦海淪溺，彼岸可期。拔足淤泥，歡慶何極。然我欲得親見，苾芻爲作方便，令來至此。

同上

宮內女人，樂欲聞法，頗有方便，得令苾芻尼來不。

同上

摩揭陀國影勝王

已世尊像送仙道王書

雖未相見，使至覽書，蒙贈寶甲。世所希有，今盡世尊形像。三界最尊，令使持將，冀申供養。既至彼已，可去。王城有兩驛，半平治道路，嚴飾城隍，躬領四兵，幢幡華蓋，于廣博處，張設尊儀，殷勤供養，獲

大福德。

同上

又報仙道王書

承悟緣生，得豫流果。復于苾芻，樂欲相見。佛令五百苾芻，遠赴祈請。仁可慇懃，同大師想。去城兩驛半許，修治道路，嚴設香華，治整四兵，自來迎接。又于城內閒寂之處，造一大寺，營五百房，牀榻臥

其無令闕乏飲食所須悉皆豫辦若作如是供養事者獲福無量

同上

憍閃毗國說憂事人

詐白鄔陀延王書

我是某國大王惟有一子被成將去我今求成來至此國欲以象馬乃至金寶將贖子命芳允者善若不得者我當共戰願王助我

同上

嚙逝尼城猛光王

與頻婆娑羅王書

白影勝王可令侍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艸穀兵眾相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那耶雜事

報得叉尸羅國圓勝王書

知識既解來封篤好情淡事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取各致孤

疑離逆來心我無追出然此太子名曰牛護是我所生合出相見  
共申歡意隨情去同

飛鳥

與醫王侍縛迦書

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可來受王賞賜同  
侍縛迦

報飛鳥書

我籍皇恩珍財靡闕王若干我生歡喜者諸所賜物竝迴與彼侍  
醫童子同

嗚逝尼城長者

與妻書

汝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同

得又尸羅國勝王

與暹逝尼國猛光王書

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竝不須論。望得促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上。

轉提醯國臣大藥

與毗舍佉書

四楸可成。衣少一不能織。如其杙有關。械足可令輸。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雜

半遮羅國王

與女妙藥書

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善彼王。上同

復報妙藥書

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亂家國。彼之鸚鵡。可縛將來。上同

又與妙藥書

由北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同上

健陀羅國藥叉半遮羅

與王舍城娑多藥叉書

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同上

報娑多藥叉書

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同上

娑多藥叉

與半遮羅書

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爲受，冀表不空。同上

歡喜弟

與半遮羅書

我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爲親，當速來此。同上



舍衛國大臣

報寶德長者書

王及王子二俱不來，汝等須作計議，擁塞涼伽合水，卻洩無合一

滴順河而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  
毘奈耶破樹非

瞻波城諸人

報舍衛國宰相書

王頻附書敕云：王來復言子來，復令擁塞涼伽御流，讀此書已，又

得報云：王與王子俱亦不來，王欲見寶德之子，汝等速當遣來，是

要。同上

中印度秣菟羅國王

秣菟天賜靈書

夫生亦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已奇謀，令離諸苦。

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湮滅，生

靈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刃得生  
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經游此地獲福無  
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舍生各務修業  
唐釋玄奘大唐西域記引西土先志昔五印度因二王分治欲決  
兵戰有梵志造作靈書王託夢天賜求得諸山林之下于是人皆  
兵戰視  
滅如歸

迦溼彌羅國眾賢論師

謝世親書

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目寡  
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  
力沈究彌年作為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必其將至菩薩宣暢  
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為幸矣西域記  
引西土

先志

毗末羅蜜多羅論師

臨終裁書

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冥絕理致幽玄輕曰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尔志無得懷疑西域記引先志毗大羅蜜多羅唐言無垢友迦涇彌羅國人也胡論合諸學人絕大乘稱滅世親名語已心亂血流知命必終裁書自悔

南印度德慧菩薩

與摩揭陀國摩沓婆書

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積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

上同

重裁書

年期已極學術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上同

僧伽羅國王

下合討羅刹

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或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且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同上

瞿薩旦那國大臣

旃檀鼓函書

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曰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振河水遂流同上

闕名

摩揭陀國無憂王石柱記

無憂王信根貞固三目瞻部洲施佛法僧三目諸珍寶重自酬贖同上摩揭陀國佛迹經舍則有大石柱書記

又摩訶菩提僧迦藍銅記

夫周口口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迦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愷而得自在及

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同上摩竭陀國菩提樹下  
先僧迦羅國王之所建也刻銅爲記云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統漢校刊

先唐文一卷終

先唐文十卷

關名

十六

右嚴鐵橋先生輯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七百四十七卷先生著述數十種卓然精詣惟是編舊未刊行始惠閻俞氏癸巳存稿心識其端嗣蔣氏目錄出終以未窺全委爲憾用是蓄心購求最後得彙本於滬上適南皮張制軍督粵暇進是編亟賞之方伯王公前掌憲力任刻資畀惠經理惠時充廣雅書局提調鳩工伊始願屢移外任去兼乏經費坐是廢置者數年迨今年春由方伯致書英績村都轉墊款命惠踵成未幾復莅潮州賴王雪澂子履兩太守及廖太史陶孝廉諸君子力始克成事自是先生之學日孤行天壤間而方伯惠龜勉好古之盛心亦足並傳不朽不獨惠私心竊喜夙昔訪求之願至是不虛也或且謂是書出尋常陸續補遺烏知先生之貫穿羣籍又獲親窺中秘以致其參互攷訂之功矜鍊歲時一編甫就豈侈撰述爲名高者所得頡頏萬一哉雖各家紀載岐互錯出臆寫後黏籤纍纍間或未盡畫一綜其大凡不可

得而議矣。行見承學之士，日手是編，不事旁搜博采，而數千年鴻篇鉅製，遺文隻字，星羅碁布，一舉靡遺，如入山淵，恣人漁獵，其獲益當復何如也。刻既竣，因僭述緣起於簡末。時光緒癸巳季冬，巴陵方功惠謹跋。

重印嚴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序 宛委山人

自擊其敍文章流別。緣是世有總集之目。厥後劉義慶謝靈運孔道原自直崔浩之徒。競相撰集。最富者言之篇帙滋廣。而蕭統獨顯。至

唐顯慶中。許敬宗撰進文館詞林千卷。極一時之製。其書不傳。日本

寬政間天澤山人輯佚存叢書中。有殘本四卷。而宋李昉文苑英

近進魏絜氏得十三卷于日本。刻在古逸叢書。華。頗行於世。姚鉉集唐文粹。獨黜近體。呂祖謙奏宋文鑑。間摘蕪

辭。自是以降。選事益衆。代有宗趨。家爲體別。嗜在則雖猥弗棄。宗

異則信美甯割。寢益陋矣。明馮惟訥爲詩紀。梅鼎祚爲文紀。並起

皇古及隋。博蒐畢載。無所去取。是爲總集家變例。胡震亨復輯唐

晉統鐵千二十四卷。三唐篇什。會萃靡遺。實導全唐詩之先。康熙

時敕編全唐詩成。胡書廢不行。洎嘉慶間。復有敕編全唐文之刻。



而後唐一代之制作。炳焉咸備。烏程嚴可均奮于下邑。喟然獨錄。唐以前文七百四十六卷。代越數十。文逾百萬。視馮梅書體加密。勇過胡氏。事倍唐文。自有總集以來。用力之勤。未有若斯者也。夫周文未喪。仲尼乃綜六藝。五厄嬗革。獻典部散。學者苦篇籍凌錯。於是貴目錄校讐之學。而雜家之窮。流而爲類書。佚文墜簡。往往賴以不死。故唐宋以來。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紀。太平御覽之屬。稽古者秘爲鴻寶。乾隆間修四庫書。蓋錄自永樂大典爲多。而自王應麟以降。學者多好哀集古書。有明楊慎豐坊之儻。猶逞僻僞。至乾嘉之際。乃始抵于精辨。蓋作者久絕。世曠刪述之聖。士之賢材者。相與綴其舊聞。守之弗失。猶愈于變古亂名者矣。可均生是時。與孫星衍。張惠言。相韻頡。皓首牖下。樸學自耀。撰四錄堂類

集校定古籍四十餘種。刻未而是書最晚出。匪徒博涉爲尙。其中

多存佚書。佚經則有歸藏殘文。上古三代十五按北堂書鈔一百

四歸藏藏于太卜。又太平御覽六百八引新論云。述山入萬宮。歸藏

山歸藏藏。漢時固皆有之。班志惟著周易者。以諸家皆傳。易。述山

歸藏之學。久絕。世未有明其義者。故弗及焉。附志遂謂漢初已亡。

非也。宋時猶存初經齊母本。晉三篇。復亡于元。明之際。今所輯入

百四十六篇。有啓盤鄭母經。猶宋以前佚文。雖傷卦不復可考。觀

桓譚所見。太卜藏本。猶存十二。亦殊珍矣。唯述山藏于關。蓋述

移都之亂。都散無餘。譚所稱入萬言者。竟脫一字之遺。可慨也。小

學則有鄭玄六藝論。後漢入郭璞爾雅圖贊。晉一百廿一按附志

卷郭璞撰之。今之所錄。四。古史則有孫盛魏氏春秋晉陽秋。晉十六

十入篇。蓋新梁世之舊也。上古三代十五亦出汲冢。汲冢瑣語。三代

雜史則有古文周書。上古三代十五亦出汲冢。雜傳則有稽康

十五。晉書東晉傳。漢曆十一。揚雄三王本紀。漢十三雜傳則有稽康

集。隋志四卷。今存二十五事。戴逵竹林七賢傳論。晉一百職官則有應

聖賢高士傳贊。三國五

劬漢官儀

後漢三十四卷

加派律令則有晉令

晉志有晉令四十五、按隋

蓋即出此

地理則有郭璞山海經圖贊

凡六十七卷、目錄則有

劉向別錄

漢三十八卷

劉歆七略

漢四十一卷

諸子、儒家則魯仲

連子

上古三代

劉向新序說苑逸文

漢二十九卷、新序佚文五十四卷、桓譚

新論

後漢十三卷、飭比、駢屬、疑於完書

曹丕典論

三國八卷、杜恕體論四十四

陸景典語

三國七十卷

袁準正論正書

晉五十五卷

譙周法訓

晉七卷

鬻子佚文

上古三代

任峻道論

三國三十五卷、隋志在道家、本書未注

孫綽孫子

晉六十二卷、隋志

在道家、本書未注

蘇彥蘇子

晉一百三十七卷

苻朗苻子

晉一百一十二卷

法家則有申子佚

文

上古三代

崔實政論

後漢四十六卷

劉廙政論

三國三十四卷

桓範世要論

三國七卷

阮武政論

三國十四卷

農家則有崔實四民月令

後漢四十七卷

兵家則有

太公六韜佚文

六十卷

陰謀

五卷

金匱

三十卷

陰符

十二卷

兵法

二十卷

決事

占三

陰秘十四事俱上

孫子兵法佚文二十三代

五

雜家則有應

勸風俗通義佚文後漢三十一卷至

仲長統昌言後漢九卷

凡二十八

蔣

濟萬機論三國三

杜恕篤論三國四

傅玄傅子晉四十七卷

凡四卷

校錄最精

備已上凡嚴氏已有考訂論列之文或在本書者皆略不論特詳其卷次便讀者尋究間有闕載爲著其別如是就中桓四新論崔實政論傅玄傅子之屬尤完飭可讀惟上古三代文傳二錄爲太

警而以馬融書序所稱經傳徵引之文明爲今文太警所無者奉

題並錄失於考據然爲太警自漢時已承傳斯皆收諸羨漫之後

今雖入錄要當與古文有別不宜屬合耳

櫛其殘素復於故理雅記秘文絕代見寶者也

中如爾雅圖說新論與論語其準正

論正書存子蘇子世要論崔實政論昌言萬機論傅子四民月令抱樸子外篇佚文皆編入四錄堂類集而俱未刊願

其書幾淹沒光緒丁亥黃崗王氏始刻之廣州而流聞未廣致之

或不易擬授石印將輔王刻之不足庶幾人間咸曉是書且文章

莫備乎漢莫極乎唐自唐而上者漢之所由蛻也自唐而下者皆

三

唐之裂餘也。漢之衰止於五季。唐之流敝於近代。斯民志所繫。國政所由廢興也。故道有升降。學有純駁。俗有良窳。而文章與時消息。雖有善者。莫能外矣。頌聲寢。斯怨誹之音作。儒術既絀。然後策士說熾。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離騷。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經術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煥乎靡得而上焉。曹氏並主。鄴下。潘陸特秀。晉廷。斯已卑矣。中興。嗣響玄風。宋氏雕績。是尙。逮斯以後。江左惟隆宮羽。河朔猶存氣質。迨簡文湘東。思極宮體。徐庾之流。遂啟輕險。周併梁荆。風扇關右。隋氏承之。而雅正蔑聞。何者。政乖於上。則文變於下也。故秦刻夸恢。二世以亡。新莽文制。礪有受。

礫者。修誠匪衷。而厥德弗勝也。兩漢詔令。溫潤爾雅。降於齊梁。惟  
驚繁綺。其治荒矣。夫淫詖害義。儉佞取容。曠世之言日至。則民志  
以喪。禍輳靡日。自古及今。未有爽焉者也。上之律令條教所出。掌  
故所守。下之閭巷談議。蔽澤呻吟。匹夫之語。其誠僞臧否。蓋國之  
樞機。可以佚乎哉。故曰言之教者。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  
威儀以養其四體。理誼以養其心。澤善蓄美。無鄙倍之氣。而畔德  
者。勉若乃效嗚呼之俗。飾禁佚之容。儲器而遺藝。怵迫於利末。據  
其最蠹者以爲教。則所刈可知也。夫歐羅巴新造之國。英德諸邦。  
文學遠出元明以後。彼希臘歌詩。羅甸文筆。學者爭寶。矧輓近術  
藝競進。猶慨沐文學復興之功。曾以中土宅宇綿邈。文物稱最。土故

謂吾國曰支那。實沿梵語。於世號最古。支那云  
者。在楚語爲文物。國之體。見羅士元象。散皮。及今而墜之。不弘

所學。蔑裂聖文。豈非至愚而可恫乎。世之覽者。撫殿氏是書。亦知所憂哉。